

漢字在日語形象造詞中的作用

顧江萍

廣州師範學院外語系

漢字是世界上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表意文字。漢字不僅在漢語中，而且在其他使用漢字的語言中也起明顯的表意作用。日語是一種使用多種文字的語言，如：「調布市柴崎二-13 -3つつじが丘ハイムA203」，這個地址有漢字，有漢字數字詞，有阿拉伯數字，有平假名加漢字，有片假名，有羅馬字。日本語言學者金田一春彥認為，同時使用多種文字「對於精心於文字的各種不同表現的人來說，實在是一種方便的手法」。¹如漢字和假名可以自然斷句，而片假名則很容易分清哪些是外來詞。那麼漢字在裏面起著甚麼作用呢？這在於它能直接揭示所表達的客觀對象。據說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很討厭螃蟹，到飯館看到桌子上放的螃蟹，就發慌，甚至臉色大變，即使看見「蟹」這個字也會起雞皮疙瘩，這就與漢字的形象和直接示意有關，而看到平假名則很可能無此反應。這在漢語中也是如此，羅馬字的漢語拼音 xiè 就很難讓人想到蟹的那種張牙舞爪的樣子。

正由於漢字在日語中也起著如此神奇的會意、象徵、喻指作用，所以漢字在日語的書面表達中始終起著重要的示意作用。漢字強化了日語的會意作用，日語的形象、會意的功能又通過漢字而得到體現。這不僅保留在用漢字造出的日語詞語上，也在源出漢語的日語詞所引申派生出的新義上體現出來。

形象造詞

這裏所說的形象造詞，是根據漢字本身的象形會意的特點，造出從構形上可以直接體會出來的複合詞，而且這個用漢字構成的日語詞在漢語中未見。例如日語[肝心]²表示重要、緊要的意思。「肝心なときになって，山田さんはどこかへ行った。」（正到緊要時刻，不知山田先生上哪兒去了。）取肝、心兩個字表這樣的義，很好理解，因為肝、心都是人體的重要器官。漢語也有一個類似的詞「心肝」，指內心、真實

1 金田一春彥《日語的特點》，李德、陶振孝譯，外語教學與語言出版社，1985年，頁67。

2 在[]括號中的詞為日語詞。

的情感，又可引申為「心疼」、「心愛」義。兩個詞取的都是人體的重要器官，一個取其重要性質義，一個進而取其因重要而抱有的珍視義。儘管引申出來的結果不同，但引申的出發點和思路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日語中的「腕前」一詞，指的是能力、才幹。漢語中的「手腕」一詞，指的是權術。兩個詞都是取人在用手部工作操作時最為吃得上力的部位來喻義。在日語的形象造詞中，似乎也有「近取諸身」的傾向：

「手前」義為這邊兒，跟前兒；我，你。我、你的人稱代詞也都屬於近指範圍。漢語「跟前」一詞取的是腳，日語取的是手。

「手先」義為手指頭，手掌伸開，最前面的就是手指，故有此名。

「爪先」義為腳尖，「先」義為「尖」，為「前」，而日語中的「爪」為「腳」則為古漢語詞的遺留。《釋名·釋形態》：「爪，紹也，筋極為爪，紹續指端也。」《韓非子·內儲說上》：「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所以在後來的詞義派生中，漢語中就用已為人畜分用的「爪」、「腳」來分指，而在日語中卻仍用人畜合用的「爪」字來統指人的腳。例如「いちばん上のたなにある本を取るときつまさきで立つ」（拿最上面攔板上的書時用腳尖站着拿），つまさき即「爪先」，指人的腳尖。

「粗筋」、「荒筋」義為概略、梗概。粗筋可使人聯想到人的脈絡，在外形上，脈絡也就反映出一個人的身體大概。

日語的形象造詞，較之漢語似乎更為直觀、淺白、直接，即造出的詞在詞義和借助表義的形體之間有著直接的明示作用，如：

「見物」義為參觀、遊覽。而參觀遊覽的實際內容也就是對自然、人文景觀進行實地實物的親睹。

「寫真」義為照片。照片是對一個人最逼真的全自然的反映。

「月見」義為賞月。日語中的月見，漢語中叫賞月，都是一回事，只是「賞」著重的是在心理上的感受，而「月見」著重的是在實際的行為本身。

「花見」義為觀花、賞花，其不用「賞」字而直用「見」與前一詞相同。

「指輪」義為戒指。日語中的「指」與漢語中的「戒指」同義。但在取名上，日語詞所著重的是戴上這個金屬小圈後的外形特徵，漢語詞所著重的是戴上它所蘊含的已婚義。

形象造義

所謂形象造義是指來自漢語的日語詞，它們保留了古漢語的基本意義，但又在日語的言語環境下，受到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詞義起了變化。這些新起的意義具有明顯的形象性，與原詞原義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眼鏡]的意義有兩個：眼鏡和鑒別、判斷。後一個詞義就與前一個眼鏡義有直接關係，因為戴上眼鏡總是爲了提高視力，爲了看得更清楚。而要做到這一點又是要進行鑒別、判斷的必要前提，二者之間似乎有相當直接的名物與體用的關係。

[上手]和[下手]。[上手]有高明義、善於奉承義；[下手]有手藝拙劣、拙笨、沒本領(的人)，馬虎、不謹慎義。這兩個詞的意義基本相對。在漢語中也有「上手」、「下手」兩詞，「上手」指適應環境要求，開始能獨立地從事某項工作。「下手」指幫工、幫手，又指在某項工作中處於輔助地位。漢語中的這兩個詞意義與日語中的兩個詞也有某種相通的關係。因爲適應了要求，能開始獨立地從事工作，才談得上高明；如果只是幫工、幫手，只能做輔助性的工作，也就很自然地具有手藝拙劣、拙笨、沒本事的人等義。

在日語詞語的富於形象、可釋可解的結構中，還有下面兩種特點表現得相當明顯。

一種是保留了古漢語某一時期的詞義，對漢語具有一種回溯性的聯想作用。如[戶口]有門口義。「戶」本身就是一個象形字，像一獨扇門。「戶」的門義在古漢語中就 very 常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中的「戶」就是指門。後來漢語中的「戶口」慢慢具有了另一個意義，即指一個家庭的人口，以及記載家庭人口情況的戶籍。中國長期以來是農業社會，土租糧稅成爲國家的主要收入，人口數、家庭數的多少直接關係到國家收入，漢語中的「戶」由門義引申到戶籍義是水到渠成的。日語中的[戶口]直接保留了古漢語的詞義，這對稍稍懂得一點古漢語的人來說，像這一類的日語詞都是相當好理解的。

日語中的[足元]、[根元]中都有一個「元」字，這個「元」字對理解這兩個詞起著很重要的顯義作用。[足元]義爲腳底下、身邊、近旁、左右，步履；[根元]義爲(草、樹的下部及靠根部的)根部，(東西的)根。[足]與[根]兩個字都好理解，與現代漢語的所指義相同。而[元]字聯繫起古漢語來看，也很明顯。《爾雅·釋詁》所記「元，始也」，「元」有開始、起端義。漢語中也保留這個意義，如「公元元年」中的後一個「元」字指的是公元紀年的第一年，「元旦」指一年中的第一天，「元首」指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只是漢語中的「元」只在某些詞語搭配中保留下來，而日語中卻在指稱與人的身體部位和植物的部位詞當中保留了下來。儘管這些搭配的對象有所不同，但[元]字在這些語義的搭配中所表示的意義仍然像古漢語一樣，表示的是始、下、起端等義。

[看病]義爲「護理」。而現代漢語的「看病」是指前去求醫診病，此義比較晚起，大約在清末才有。而「看」字的料理、照料義在漢語中早就有了。如「賊來須打，客來須看」(《敦煌變文集·下女詞》)。「土俗畏病，若一個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隋書》)。日語[看病]一詞的護理義大概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另一種特點是在日語的形象造詞中融有濃厚的民族習性。如[丈夫]一詞在字面上

與漢語完全相同。但[丈夫]一詞並不表示漢語配偶中的男性，用的卻是與此有密切關係的引申義：健康、強健，堅固、結實義。很明顯，這些義是從男性所特有的身體素質而來的。而[大丈夫]所具有不要緊、靠得住、沒錯兒，安全、放心等義又與[丈夫]的意義密切相關。從漢字字面上引申出的這類意義只有放到日本的民族社會中才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在日本，男性在家庭中處於絕對的中心支配地位，獨立支撐家庭，全權解決家庭外面的一切事情，不屑做家庭中的任何瑣細事務。而女性在婚後結束了社會上的所有工作，一心留在家中，盡心盡力地照顧家庭，照顧丈夫和孩子，家中大事唯丈夫的意志為是。丈夫成為妻子的主幹和依靠對象，妻子以丈夫的意志為依歸。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倫理環境中，從[丈夫]和[大丈夫]的漢字字面上引申出來的強健、健康，堅固、結實，和不要緊、靠得住、沒錯兒，安全、放心等義，就很好理解了。

還有一個相類似的詞：[主人]，它有三個義項：店主、丈夫、僱主。這三個指稱人物的義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所指稱的人物在他們的各自環境中均是處於中心位置，也正如漢字「主人」所顯示的那樣，「店主」為一店之主，「丈夫」為一家之主，「僱主」為一個企業之主。「丈夫」為一家的主人，這與上面的[大丈夫]的得名之由有異名同理之妙。

正因為日語漢字詞也具有這樣明顯的形象顯義的突出功用，因此它對中國人學日語帶來很多的便利，很多人大概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學日語的發音難，學讀日文書卻容易得多。「日文書能速讀，也就是打開一頁找漢字讀就可以了。只要記住漢字，讀起來速度就快」。³ 日語的形象造詞造義，象形的漢字在裏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又溶進了日本自己獨特的民族觀念和習慣。只要把握住日語漢字詞的形象之由，對日語詞匯的學習也就會舉一反三，表裏兼得了。

3 同注1。